

东方玉经典武侠作品专辑



翠莲曲

東方玉著



海南出版社

翠莲曲

东方玉 著

二

海南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十 章 一剑纵横 (251)
- 第十一章 得之仙曲 (284)
- 第十二章 仗剑入虎穴 (310)
- 第十三章 九嶷山下 (338)
- 第十四章 琼宫公主 (365)
- 第十五章 终身憾事 (393)
- 第十六章 莫测高深 (419)
- 第十七章 草木皆兵 (445)
- 第十八章 古刹浴血 (471)

第十章 一剑纵横

虽然前后依然差上半步，未能伤及自己，但对方爪风过处，奇热难耐，十几个照面下来，也热得汗流夹背，重衣尽湿！

那边两人更打得异常激烈，樊太婆一支龙头拐，走的原是刚猛路子，她白发飘动，拐势如山，声势之强，当真有若石破天惊，山崩地裂之慨！

但寒伽尊者也丝毫不弱，一双鬼爪，寒飙横卷，奇冷澈骨，十缕尖风，划空生啸。但见人影拐势，进退盘旋，分不出是此是彼。

只有樊秋云姑娘。瞧着激战中的四人，只觉一边炙热如焚，一边冷飕搜空，她紧握着剑拐，站在中间，忧心忡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面却望眼欲穿的盼望着葛仙翁和神州一剑，能够及时赶到。

这时大半轮残月，渐渐明朗，照得山石林木，十分清晰。

樊姑娘只听一声雕鸣，一团白影，渐渐飞到当头，那是一只全身如雪的大白雕，雕背上忽然响起人声，那是两个女孩子的声音：“哦！云儿，你瞧，下面有人打架呢！”

“不错，我们下去瞧瞧！”

白雕双翅倏敛，落到崖前，从雕背上一下跳出两个穿白衣的女孩！

两人长得一样高低，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光景，生得眉目如画，十分娟秀，但她们神气十足！

走在前面的那个，乌溜溜眼睛，向场中四人一转，苹果脸上，露出不屑之色，回头道：“冤儿，那两个贼秃，敢情不是好人？”

那被叫做冤儿的，立即点了点头，一本正经的道：“对了，光瞧他们那手功夫，准是邪魔外道咯！”

樊秋云眼睁睁瞧着两人从雕上下来，已觉十分奇怪，此时再听她们说话口气，又大得出奇，心中正在惊奇！

赤伽尊者这一阵工夫下来，已知方玉琪除了奇奥莫测的身法之外，功力也只是平平，在自己“赤伽神煞”之下，决难久持，心头方自冷笑，忽见场中忽然飞落一只白雕，已暗自留神，不要敌人来了帮手？

及至跳下来的只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女孩，那会在他眼里，此时一听小女孩口气，竟然不把自己两人放在眼内。

不禁触发凶心，蓦地一个急旋，右手一扬，拍出一股淡红爪影，往两个女孩身前抓去！口中桀桀笑道：“小丫头，佛爷面前，岂是……”

他话声未落，蓦听一声雕鸣，一团白影，比箭还快，往赤伽尊者冲去！

赤伽尊者右手才一扬起，立觉劲风拂面，锐利钢爪，业已劈面抓到！百忙之中，连瞧都来不及瞧清，双足一点，身形暴退八尺！

耳中只听“嘶”的一声，身上一袭僧袍，已被撕下了一大块，心头大惊，定睛一瞧，原来猝然偷袭自己的，竟然是那只扁毛畜生大白雕！

此时早已停在那里，偏着头瞧着自己，似乎不屑追赶！

这扁毛畜生，好生厉害，居然不畏自己的“赤伽神煞”！他

蓦地想起这大白雕的来历，难道是……”

两个白衣女孩，一齐拍手大笑，站在左边的一个，忽然招手道：“大白，别难为他，快回来罢！”

右边那个道：“这种穷凶极恶的人，让大白教训教训他也好，拦他作甚？”

大白雕似乎不愤赤伽尊者的偷袭，听了右边那个白衣女孩的话，精神一振，全身雪白的羽毛，忽然竖起，一对金光闪闪的眼珠，盯着赤伽尊者发起威来！

赤伽尊者瞧着大白雕，也有点心头发毛，默运“赤伽神煞”，防他猝起发难！

右边白衣女孩又喊道：“大白，快回来，别忘了随便伤人，回去连咱们都要受罚呢！”

大白雕当真通灵，一听回去受罚，它羽毛尽敛，金睛恶狠狠的盯了赤伽尊者一眼，好像在说着：“贼秃，便宜了你！”缓缓的往两个小女孩走去，伸着头，在她们身边挨了几挨，显出十分亲昵模样。

这时寒伽尊者和樊太婆也早已停下手来。

两个瘦骨僧人对望了一眼，寒伽尊者又咀皮微动，依然不见说出声音。

赤伽尊者浓重的哼了一声，忽然向两个白衣女孩走近几步，打讯道：“两位可是琼宫侍者，恕贫衲眼拙。”

左边一个白衣女孩，小咀一撇，一脸不屑的道：“别噜苏，你还打算怎的？”

赤伽尊者忍气吞声的道：“贫衲只是问问罢了！”

右边那个瞪了他们一眼，挥手道：“姑娘瞧不惯你们这付模样，别在这里自讨没趣！”

赤伽尊者狞笑道：“那末你们果然是琼宫侍者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两个枯瘦僧人，同时双足一顿，两条瘦影，划空疾逝，瞬即消失在昏茫月色之中！

方玉琪自从归驼子把毕生功力输入他身上之后，功力大增，尤其领悟了幼年时候在海岛上学会的迷藏步法。

短短数日之内，接连和崆峒掌门公孙泰，峨嵋三云的白云子、恶道人墨无为、神州一剑司徒昌明、以及五十年不出的七指煞君等人，先后都动过手，在这些名震一时的武林顶尖高手面前，从没落过下风，就引以为豪。

不料今晚自己碰上赤伽尊者，他那炙热如火的手爪，自己不但从没听人说过，而且自己虽仗“飘香步”保身，但时间一久，就奇热难耐，头脑昏眩，自己也感到难以持久，可见赤伽尊者，武功之高。

那知平空来了两个白衣女孩，连手也没动，就把他们吓跑，当真天下之大，奇才异能之士，实在太多了，自己这点能耐，委实算得了什么？

他想到这里，不由抹了抹额上汗珠，怔怔出神！

赤伽尊者称她们“琼宫侍者”，不知琼宫侍者又是什么人？

别说方玉琪不知琼宫侍者是谁？就是出身武学世家，以流星拐，纵横江湖数十年，如今白发皤皤的樊太婆，听赤伽尊者临走时说的“琼宫侍者”，也瞠目不知所云！

光凭琼宫侍者，就能把五台枯骨寺两位尊者吓跑，那么琼宫主人的厉害，更是可想而知，但她遍索枯肠，把数十年前的知名人物，从头细数，也依然想不起这么一个人来。

不过不管想得起想不起她们身后是谁，今晚这场凶险，正是这两个小女孩来解的围，樊太婆略为一怔，收起龙头拐，正

待向两个白衣女孩道谢！

蓦听山崖上有人呵呵笑道：“喂！跛子快来，在这里了，哈哈，咱们这几十里路，总算没有白跑。”

接着另一个口音应道：“不错，是穿白衣的，噫，这里怎么弄出两个来了？”

先前一个又道：“人家两个，可见一个就是他同党，怎么？你跛子栽了跟斗，就胆小起来？”

另一个怒道：“胡说，咱跛子一生怕过谁来？这小子不过仗着手中是一口利剑罢了，咱们下去！”

“嘶！”“嘶！”两条人影，突然从山崖直像陨星般飞落！

那是两个身穿绿袍的矮小老头，右边一个衣袖虚飘飘的，敢情缺了一只臂膀。

左边一个一条右脚，金光雪亮，原来是一只铜脚！

这两人骤然出现，方玉琪心头猛然一震，暗暗叫了声：“孙残！李跛！”

孙残、李跛落地之后，根本连正眼也没瞧樊太婆和方玉琪一下，就并肩往两个白衣女孩走去！这一走近，两人同“噫”了一声！

李跛回头瞧着孙残道：“老残！我说弄错了人，你还不信，这两个还是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！”

孙残气道：“她们不是穿着白衣？”

李跛怀疑的道：“白衣倒是不错，只是……”

孙残摇头道：“跛子，你真越老越糊涂，她们衣着相同，分明就是一党！”

李跛大为佩服的道：“不错，老残，真有你的，咱们问去。”

樊太婆自从两人现身之后，她虽然不认识商山四异，但两人身手不同凡响，她自然瞧得出来，此时听他们一搭一挡，似乎冲着两个白衣女孩而来！

她们身世来历，自己固然一无所知，不过人家方才曾为自己解围，此时怎好袖手旁观，这就走前几步，颌首道：“两位夜临荒山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李跛头也不回的道：“咱们是找穿白衣的，你不穿白衣，最好少管闲事！”

方玉琪见他们一再提及白衣，不由心中一动，陡然想起那个自称是自己朋友，送碧玉莲子解救师叔剧毒的人，不正是身穿白衣的书生？

他还说急于去追“莲峰之钥”，少则三天，多则十日，要自己千万在准提庵等他。

不错！“莲峰之钥”，就是被李跛所得，如今这支金透，他没带在身上，敢情已被白衣书生夺去，所以他们要找身穿白衣之人！

他心念转动，原是瞬息间事，只听那个云儿叫道：“老婆婆，你别理他们，他们要找穿白衣的，就让他们说说来意好了。”

孙残接口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就是找你们来的。”

左边一个叫霓儿的，小脸一绷，道：“我们又不认识你们，找我们干吗？”

李跛冷嘿一声道：“小女娃，老夫问你们一个人，你们得老老实实的回答。”

霓儿乌溜溜的大眼珠一转，嗤的笑道：“你知道我们愿不愿回答你？即使回答你，你怎知我们说的老实不老实？”

她咕咕括括地说得又快又脆，李跛给她问得一怔。

云儿不屑地披了披嘴，咕的笑道：“冤儿，听他们说说要问的是谁？”

冤儿点了点头，又瞥着两人催道：“噫！你们怎的不说话了，到底要问的是谁？姑娘可没时间和你们扯谈。”

李跛干嘿道：“老夫要问你们是否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书生。”

他此话一出，方玉琪暗暗“哦”了一声，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！

冤儿和云儿对望了一眼，笑道：“他姓甚名谁？”

李跛道：“这个就是老夫要问你们的。”

冤儿觉得甚是好玩，噗哧笑道：“你问我们，我们又去问谁？”

孙残抢着道：“这道理很简单，因为那小子身穿白衣，你们也全穿着白衣？不问你们，又去问谁。”

冤儿听得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回头道：“真是活见鬼，天下穿白衣的人，多着呢，找不到人家，就找到咱们头上来了？”

李跛阴笑道：“因为你们同在九华出现，那小子还抢走了老夫的东西！”

方玉琪又暗哦了一声，心想要从李跛手中，夺走“莲峰之钥”，那么白衣书生的武功，该是如何得了？

同时他又觉得奇怪，“莲峰之钥”是开启莲花峰石门之用，如今石门早已开了，里面除了壁上镌着一首“翠莲曲”，可说空无一物，那白衣书生，却巴巴的要从李跛手上，夺取此钥，又为了什么？

冤儿柳眉一挑，拍手道：“活该！你丢了东西，活该！”

云儿却低低的对霓儿道：“这两人有点无赖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！”

李跛一听大声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们不说出那小子去了那里？想走，可没这么容易？”

霓儿呼的逼前一步，气道：“你们要怎的？”

孙残干嘛着向李跛道：“跛子，多说无益，把他们带回九宫山去，不就是了？”

李跛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就这么办！”

方玉琪听他们说出九宫山，心中又蓦然一凛！

霓儿回头甜笑道：“他们想动手呢！”

云儿撇嘴道：“凭他们也配？”

那只伏在两人脚边的大白雕，这时忽然引吭长鸣！

霓儿小手在它头上拍了两下，轻声道：“大白，这两人，我们足够打发了，用不着你！”

大白雕果然偏着头，目露不屑的瞧了孙残李跛一眼，又蹲下身去。

这几句话，听在孙残、李跛耳里，如何受得住？

孙残阴嘿道：“纵目江湖，只有老夫打发人家，还从未听说过有人打发老夫的，小丫头，你们口气倒真不小！”

“小”字出口，人影一晃，伸手就往霓儿捉去！

同时李跛也骤然往云儿抓到！

这两人出手如风，快得使人无法看清，但他们却扑了个空，两个白衣女孩，依然好端端站在三尺开外！

这可把樊太婆、方玉琪等三人，全弄个目瞪口呆，简直使人不相信刚才孙残、李跛已经出手。

云儿绷着小脸哼道：“你们真想打架？”

霓儿娇笑道：“这还有假的？”

她双辫一摆，一股淘气的样子！

云儿应道：“好，咱们就打发他们！”

霓儿笑出声来道：“本来早就应该打发他们咯！”

两朵白云，倏然飞起，四条玉臂，同时往孙残、李跛面前拂去！

孙残李跛一着落空，心知对方两个女孩，果然不是易与，虽然不再出手，但都已运功戒备，一见两人袭来，立即阴哼一声，右手一起，各自劈出强猛劲风，往两女撞去！

两女似乎知道厉害，直欺过去的身子，轻灵无比往斜飘去，两手招式不变，依然急如星火，往对方打去！

孙残、李跛，何等功力，右掌一带，左掌又已拍出！

云儿却并不和他们硬对，你一掌拍出，我就换一个方向攻到！

孙李两人，也异常灵敏，不论云儿，霓儿攻到那里，他们双掌，也立即拍到！

四个人全都以快攻快，迅速绝伦！

但云儿、霓儿是以手法身法见胜，她们掌指并发，忽拍忽点，上下抢飞，专找致命大穴，使你防不胜防，脚下所踏方位，也神奇异常，翩翩飞舞，飘忽无定，使人莫可捉摸！

孙残、李跛却以功力见长，掌风雷奔，汇成一道道洪流狂飙，威猛无比，真有山摇地动之势！

十招不到，周围二三丈以内，已卷起无数风柱！

这些风柱，互相排荡，卷起满天砂石，四外飞激！

但两朵白云，却在劲风狂飙中，进退自如，起落飘忽，乘隙进招！

这真是武林中罕见的场面，就是连夙以流星拐成名数十年的樊太婆，和熟谙“飘香步”的方玉琪，都被这种惊世骇俗的打法，吸引住目光，屏息凝神，注目不霎，樊秋云姑娘，更睁着一双妙目，瞧得眼花撩乱，场中四人，此时已越打越快，孙残、李跛目睹两女出手奇奥，心中虽然暗自惊骇，但也知道对方只不过仗着身法神奇。

如论内力造诣，比自己两人，差得极远，是以一面快打疾攻之中，一面不住的吸气运劲，暗暗加重力道，但听呼啸鸣暗，愈来愈是凌厉，只要稍微扫上点，怕不立负重伤？

这一点两女当然也极为清楚，玉掌翻飞，白衣飘忽，始终不敢和他们硬碰硬碰。

一阵工夫，差不多已打了将近百十来招，云儿、霓儿身手虽然不同凡俗，但总究和人家功力悬殊，身法渐见滞沌，攻势也不似先前灵活！

方玉琪不禁替她们耽心，悄悄摘了一片树叶，紧贴掌心，准备必要时，好使初学会的“飞叶摧枯掌”。

孙残阴恻恻的喝道：“小丫头，还不乖乖就缚，真不要命了？”

喝声之中，呼呼两掌，把霓儿逼退了三步，突然身发如电，左手迅速无比使出大擒拿手，往霓儿右臂拿去！

这一着当真像电光石火，奇快无比！

霓儿惊“啊”一声，从侧面疾转而进，瞬息之间，陡然银虹吞吐，她手上不知何时，已多了一柄两尺来长的短剑，光华耀目，往孙残右侧划到！

孙残自然是识货之人，瞧她手上短剑，寒虹吞吐，分明是一柄极为犀利之物，一时慌忙收手后退，还是迟了一步，嘶的

一声，一只虚飘飘的右手衣袖，立被截断！

孙残既惊且怒，猛喝一声：“小丫头，你找死？”

他左掌独抡，又猛攻而去，但竟儿手上多了一柄短剑，已不像先前顾虑，剑发如风，立还颜色！

这时云儿也被李跛逼得步步后退，险象环生！

她是因李跛双掌环击，自己只忙着应付，连拔剑的工夫，都腾不出来，不像孙残只剩了一只左手，劈出的掌风，虽比李跛浑厚得多，但总究缺了一手，才使竟儿有拔剑的机会。

何况功力又比人差得很远，是以除了勉力应付，被逼后退，根本已失去还手之力！

小姑娘气得粉脸通红，情势十分危急！

樊太婆白发飘动、龙头拐一顿，正待出手！

方玉琪早已默运三阴真气，右掌一吐，一片树叶，“嘶”的往李跛身后射去！

“呼”！一团白影，恰好同一时候迅如掣电，往李跛身前投去！

李跛正在步步进逼之际，只觉急风扑面，如钩钢爪，当胸抓到，而且身后也发现一股阴柔潜力，同时袭来！

心头大骇，赶紧身形一蹲，横窜而出！只觉左肩一阵剧痛，原来他应变虽快，仍然被大白雕的爪尖划破三条血沟，鲜血涔涔而下！

就在李跛这一惊骇暴退之时，两个白衣女孩，同时一跃而起，跳上雕背，只听一声长鸣，大白雕已破空飞起！

雕背上传来两个女孩恨恨的声音！

“老贼，你们记着，琼宫侍者，不是好欺侮的……”

孙残、李跛几十年来，还是第一次吃了大亏，此时看两女

腾空而去，一点也没法奈何人家！

李跛抚着左肩，突然满脸狞惑的转过来，朝着樊太婆嘿嘿的阴笑道：“老婆子，方才偷袭老夫的可就是你？”

樊太婆何等人物，明知对方此时老羞成怒，极非易与，但岂肯示弱，手拄龙头拐，双目精光暴射，冷冷的道：“两位不是找身穿白衣之人，要老身少管闲事？方才老身目睹那位小姑娘身陷危境，倒确有相助之意，不过老身尚未出手，那小姑娘已转危为安，而且老身数十年来，流星拐从不轻易出手，尊驾偷袭两字，似乎还安不到老身身上。”

她说得不卑不亢，极有分寸，李跛瞧她神色，似乎不假，但回眼打量方玉琪、樊秋云两人，一个年轻小子，一个黄毛丫头，似乎和方才那偷袭自己的阴柔潜力，不大相称！

不由干嘿一声，还未说话，方玉琪早已剑眉一轩，敞声笑道：“李跛，方才那一片树叶，正是区区方某所发！”

李跛见他突然叫出自己名字，不由微微一怔，哼道：“小子，凭你也配？”

孙残却目光闪烁，朝着左侧林中，阴恻恻的道：“林中何人，何不与老夫出来？”

李跛又是一怔，暗想原来林中还躲着有人，自己今日怎会如此大意，始终认定方才那股阴柔潜力，方玉琪决难有此功力，是以闻言立即掉头转去！

一片树林之中，果然飘然走出两个人！

前面一个身穿团花蓝袍，面貌清癯，长须飘胸，肩上斜背一柄古剑。

后面却是一个瘦小道人，缩着一颗蓬蓬的脑袋，双手紧捧着朱红药箱，生似有人要抢他的一般！

这两人正是神州一剑司徒昌明，百草仙翁葛长庚！

他们见到樊太婆，立即拱手为礼，葛长庚小眼珠一转，瞧瞧樊秋云，又看看方玉琪，咧咀笑骂道：“小子，你也来了？”

司徒昌明却大不刺刺的只作不见。

方玉琪知道他心胸狭小，多半还是为了昨晚自己从他剑招下脱身而出，他既然以“一剑”驰名武林，自己轻描淡写的脱出身来，就好像损了他的威望，这是沽名钓誉之辈！心中想着，不由也脸色冷漠，傲不为礼。

神州一剑司徒昌明原是高傲刚愎，孤标自赏之人，如今给一个年轻后辈，如此不理不睬，态度狂傲，心中甚是忿怒，但又不好发作，精光电射的双眼，向孙残李跛，略一打量，立即微哼一声，道：“两位敢情就是商山四异中的孙残李跛了？据说尊驾四位，平日影形不离，不知还有两位，怎会不在？”

孙残楞得一楞，点头道：“不想老夫兄弟四十年不出，江湖上人，还没有忘记贱名！”

神州一剑仰天长笑，声音清越震耳，笑毕，拂须道：“老夫四十年来，遍找名山大川，始终不见四位踪迹，还以为四位物化多时，不想居然重出江湖、肆虐武林，黄山莲花峰多少同道惨遭毒害，老夫闻讯赶去，又和四位相左，那知却在这里遇上了。”

李跛干嘿道：“尊驾何人，口气还不小！”

神州一剑神色自若，凜然微笑道：“老夫神州一剑司徒昌明。”

孙残阴恻恻的道：“神州一剑？老夫还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，唔！你是公冶玄何人？”

神州一剑道：“正是老夫先师！”

李陂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后生小辈，也在老夫们跟前大言不讳起来，当年始信峰上，公冶玄侥幸获胜，可惜他死得太早，老夫兄弟无法再找他印证，你既是他的传人，想必有点气候，你能在老夫手下，走得 outcomes 十招吗？”

神州一剑敞笑道：“老夫找你们四位，就是有为世除恶之心！”

李陂阴晒道：“来，老夫就教训教训你少年丧师的狂妄小辈！”

神州一剑缓缓的走到场中，从背后撤下长剑，渊停狱峙，抚剑笑道：“两位最好还是一齐上！”

方玉琪瞧他撤剑起步，果然不愧剑术大家风度，心中也暗暗赞赏，一面也朗笑一声，对着李陂喝道：“李陂，你方才不是要找袭击你的人吗？方某已经据实奉告，是否值不得你一顾？”

李陂想不到连这个年轻小子，也会指名叫阵，冷笑道：“等老夫收拾了这小辈，谅你也逃不出多远！”

说着回头向神州一剑道：“小辈，老夫四人，如在一起，照例四人同上，今晚正巧只有咱们两个在此，就给你便宜一点，不过你觉得还吃亏的话，不妨叫他们一起来。”

神州一剑微笑道：“两位尽管进招就是！”

“好！”李陂口中才一出声，不见他点足晃肩，两道人影，已疾逾闪电，挟着噙然啸风，当头劈落！

神州一剑神定气闲，目注长剑，剑尖上翘，似乎对孙残、李陂凌空下劈之势，恍若无睹！

方玉琪因昨晚被逼和他动手，只觉他那一招剑法，剑气森森，压力奇重，但自己没等他剑式变化，就施展“飘香步”，脱出剑网，对他夙负盛名的一剑，未能得窥全貌，此时那肯放弃机